

商海弄潮

四姑娘山被称为“东方圣山”，她的身上铭刻了深刻的时间烙印。即使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风云变幻，四姑娘山依然生机不减，带给人们的，是一次次崭新而惊喜的遇见。

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四姑娘山群峰连绵，跃起式的山峦线条，具有直立的陡崖效果，为远道而来的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四姑娘山在藏语里又名“斯古拉柔达”，意为保护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山神。海拔6250米的幺妹峰，因其孤冷独绝峭拔于众，成为四姑娘山的王者之峰。

四姑娘山的形成，是沧海桑田的时代演化，她的崛起之旅是一部漫长历史，经历了海洋、岩浆造山和水川时代，在地质学家眼中，千年万年不过是来不及记录的一瞬。所谓“弹指一挥间”，不仅仅是浪漫的文字表达，也是对于地球时间轴的高度礼赞。

两亿年以前，古老的四姑娘山，从特提斯海中升起。这里也曾海浪翻滚，波涛怒号，水天相接一片苍茫，没有高山兀立，也没有险峰峭壁。大海孕育了山形，海水冲刷过她的峰峦，海潮拍打过她的褶皱，她将一些久远的秘密藏住，但又在某一个瞬间骤然显露，让发现奥秘的人类惊喜不已。如今，在四姑娘山的一些地方，还能发现那个时期的海洋生物化石。

地球上有多未知是我们还不了解的。原始的海洋在地质运动的作用下变成高山，而高山也可以变为海洋。人类当下的所见所知，不过是冰山一角，留下的大片谜团，也造就了四姑娘山的神秘特质。地质和考古学家只能大致估算，在距今两亿年左右，海水逐渐西退，四姑娘山地区连向横断山，慢慢从海面露出，沧海可变为桑田，得到了事实的印证。但如何推演这个过程，填补想象的空白，给人们留下一个棘手的手难题。四姑娘山行经的岁月，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让人生发兴致勃勃的探究之心。

四姑娘山的山体，是异常坚固的花岗岩。地球的炽热岩浆，沿着一条通道侵入地壳，在距离地表3000米左右的地方开始缓慢冷却，终究凝固成花岗岩体。在地壳抬升作用下，四姑娘山区域隆起成山，经流水和阳光、寒冻和重力等作用，让时间化为锋利刻刀，不动声色地风化剥蚀，将花岗岩上面的岩石蚕食殆尽，埋藏在山深处地壳深处的坚硬岩石方才露出。

四千万年前，从南方大陆脱离出来的印度板块，漂洋过海，怀揣盛大激情而来，与欧亚大陆相拥。这一次地壳的移动与相遇，如同天雷地火，声势浩大，地壳一次次地地势抬升，像竹笋向往天空，不断蜕变，使四姑娘山系冲破云霄，毅然崛起。

两百万年前，地球进入了冰川时代。四姑娘山满挂冰珠寒霜，随之进入休眠期，沉入香甜睡梦。这是一场漫长的睡眠，直到两百万年前，地球温度慢慢升高，低处冰雪渐渐消融，四姑娘山睁开了朦胧睡眼。但冰川运动留下的痕迹，永磨灭地留在了阿坝小金县的大地，随处可寻峰刃脊，雪山皆见鲸背岩、冰川湖的历史印迹。

自然的巨手以摧枯拉朽之势，塑造和雕刻了四姑娘山。她从海中来，屹立在陆地上直指蓝天的锋利刃剑，终年冰雪封裹，峭壁苍苍。

古人许诺，爱以山川为证，郑重其事地“海誓山盟”。山与海的盟约，看似亘古恒定，放在悠长的历史河道中，山海之间



杜阳林(四川)

沧海桑田起高山

竟有着颠倒互换的戏剧效果。人们以为守常的，往往并不如此，只是受了经验与阅历的拘囿，才让思维多有束缚。四姑娘山以她的真实容貌来现身说法，撞击人们固有的认知，是宝贵的启蒙也是拓展。

四姑娘山的成山之因与宏伟雄浑，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充分发挥的想象空间。藏地的传说中，四姑娘山是四位美丽而勇敢的女孩，为了保卫家园，挺身而出，与恶魔作战，最终化为山峦，守护地方百姓康泰平安。这是一个英雄而又壮烈的故事，牺牲如花生命，世代庇佑这里的人们。

四姑娘山的传说，似乎表达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纯粹敬畏之心。在巍峨的山峦面前，渺小的人类，不由自主地寻求强大的保护和仰仗。在藏族群众心里，四姑娘山是物质的神山，同时也是精神的依归。山即是神，神也是山，从此人们的顶礼膜拜，有了实实在在的在对象，可倾诉痛苦，可寄托希望。

相传四位姑娘成山时间，是农历的五月初四。每年的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虔诚信众，为了纪念山神，不畏道路遥远艰险，从四面八方赶到四姑娘山的朝山坪，带着香火供品，煨桑敬香，转山朝山，插满经幡，举行“朝山会”，向山神祈求风调雨顺、村寨平安、赐予人们安静祥和、五谷丰登的生活。

四姑娘山高耸入云，俯瞰众生，为人们遮挡风雨，护佑生灵，让这片土地安享平静祥和。

四姑娘山白云拦腰，雾岚缠绕。风从天外吹来，雪峰屹立袅袅云雾之中，与周围峰峦叠嶂，雪山绵延成片。雪峰犹如大海波澜，跌宕翻卷，却一直定格于天际，在高纬度的阳光照射之下，散发出银白光泽。

靠近四姑娘山，它的形貌逐渐清晰，山顶异峰突起，勾勒出尖锐三角形的天际轮廓，如同一个个身处云端金字塔。山峰两侧的山脊像利剑刀，刺破了苍穹，撕开了云朵。

苏轼眼中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对庐山的“多视角解读”，从正面、侧面看，山岭连绵起伏，以不同角度视之，峰峦形貌各异。

山如此，人亦如此。形色各异的人汇聚在一起，组成有机的社会，有人能力高超目眩悠远，也有人脚踏实地本分守拙，不能说谁比谁更优秀，每个人都能遵照自己的能力来发展，便是最好的“生态”，富有活力。山体有高低，山形有差别，参差交错，连绵起伏，才是和谐，让人怀揣新奇遐想。

要想真正看清一座山，远近高低的角度差异，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如今在四姑娘山，即使同一个视点，她也会呈现迥然相异的容颜。这是一场与形貌相关的变迁，大山线条的隐显或深浅，是局部真实，也是“这一刻的真实”，也许换个方位或时间，瞬间影移容改。可到底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块块不断变幻的拼图贴叠起来，我们却不能把握大山的真实容貌。

清晨的四姑娘山白雾甚浓，难以分辨山的轮廓。当地人讲，这里因为空气湿润，雨雾频多，倘若山愿以真容示人，是一种难得的缘分。缘分是一种意象，看不清摸不着，感受这里多变的气候，倒是实实在在的。

行走于四姑娘山的峡谷栈道，太阳慢慢爬升起来，山涧的晨雾渐渐消散，薄如轻纱。雪峰在热力不足的阳光中，闪烁着清冷的光亮，天际如同镶嵌了大大小小的珍珠，这是天抑或海，带给人一种幻象之感。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射向大地，四姑娘山清晰地浮现眼前。她离我们既近又远，仿佛触手可及，却又分明知道，也许穷尽一生，都难以征服她的巍峨雪峰。她实实在在地矗立在我的面前，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白日幻梦，但阳光沐浴下的雪山越是纤毫毕现，越让人心底生出重重的距离感，可望，而不可攀，可亲，而不可近。人间事大抵如此，不要总是强求亲密无间，隔开一点来打量，少一分欲望，多一分从容，更让人欣然，也许更能安全无虞。

下午的风从山坡刮来，竟未吹散山顶盘旋的乌云，昏暝天色愈加加深。雨如



游丝飘落，雨势不大，但速度频繁，似从天空倒悬了无数垂柳，清凉而轻快地扫过人的头上衣领，一会儿就湿了一片。雨雾之中，大山朦胧，沾染了湿润的水汽，只见山的隐约轮廓，却因她的亘古不移，人性原本的志气，便有了几分心安。

四姑娘山的雨，来得急也收得快。到了黄昏时分，风收雨退，云层竟探出半个金红的太阳，瞬间霞光万丈，犹如燃烧的火焰，迫不及待地铺向山峦雪峰，将坚冰厚雪，染上了一层金黄。雨后的山谷格外清新，深深呼吸，鼻息皆是草木清芬。

大自然如椽巨笔，一日之中给人绘就了一幅幅变化无常的画面，却又转瞬即逝。四姑娘山的一日四季之变，这般迅疾而恣意，就像人生际遇，世事难料，

命运的起伏变换，我们也不好把握，唯一能做的，不过是顺应时势，珍惜生命的精彩，揣着希望过好当下。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四姑娘山拥有了多姿多面的神奇魅力。只有真正走近她，凝视她粗犷的山体，打量山顶万古不化的冰雪，才能读懂她在苍茫之中，深藏着一种柔韧的生活哲学，形貌幻变，成为藏地不朽的传奇。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有言：“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四姑娘山的一方净土，也是我们这些向往之人的一颗净心。面对茫茫大山，与直面自我内心有何不同呢？都是在时间的洪流中，打磨出了自己的真挚信念。当日月快速流转，当草叶青黄荣枯，那些积淀于灵魂的福祸悲喜，终究生长出了高度和厚度，将万千磨砺修成故事，耸立了一座超越物质形态的巍峨高山，走上了精神国度的正道轮回，让心灵得以妙悟善长。

四姑娘山的山形状貌，分明就是行过岁月之后的筑路，是棱角分明的傲然冷冽。即使在珠穆朗玛峰上留下过脚印的攀登者，面对四姑娘山最高的幺妹峰，也只能望山兴叹。

幺妹峰是银装素裹的冰雪皇后，却有异常陡峭的线架，将自己孤兀地放置在云端，至今没有人成功登顶。因风化剥蚀，幺妹峰的刃脊多为悬崖峭壁，南坡飞

缓慢向下运动，形成多条树枝状的山谷冰川。随着冰期结束，冰川逐渐后退，最终龟缩到山体顶部极小范围。冰雪融化，受到自身重力影响，开始往下流动，形成绝壁飞瀑。

瀑布跌宕，犹如山体一条条流苏和白练，带着一腔热情，从峰巅直流而下，叩击岩石峭壁，激荡飞溅如珠，震响山间峡谷。

李白写庐山瀑布，想象力十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瀑布长度到底有没有三千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予诗人以视觉震撼和心灵冲击，仿若银河倒悬，天水倒流。人们在四姑娘山的飞瀑下面，看不见水的源头，倘若天空才是她的故里，她又是如何舍得离开柔和棉花的云朵，蓝如镜的碧空，似乎受到一个简单的念想指引，便心动之、神系之、情牵之，从而一念起千念涌，万滴相聚，化为涓涓细流，飞身而直下。“飞瀑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从此大地震动，万雷齐鸣，给原本沉寂的雪域高山，带来喧嚣的生气。

在山谷的底部，雪山瀑布汇集成溪水，从容悠闲地蜿蜒流过，没有水的地方，便是花草织成的彩色地毯，向着天际绵绵延展。一条溪流，犹如一条条水的道路，她以自己的步调与节奏，画出了线条柔美的图案，纵横交错，汨汨流淌。极窄之处，小溪不足举臂，水深也不盈指长，但依旧不断不竭。《道德经》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众人不愿去的地方，水皆愿践行，走出一条条“水道”，因为在繁华处有千树争艳，在僻静角落照旧有小草萌芽，溪水缓缓而行，将善意带给四面八方草木，润泽了更加辽远的雪域世界。

溪水在低洼处汇流，冲刷出宽宽的山谷河道，众流合一，开始有了野马驰骋的力道。河水声势浩大，不断接纳清澈小溪，壮大自己的声势，遇到坚硬岩石，发出惊涛击浪的咆哮和怒吼。据说四姑娘山有明河也有暗河，它们也许因地势相遇又分离，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路线，难以寻踪觅源。水流沿着湍急的河道行走，伴着轰鸣声响，奔涌向前。

流动的水让人心潮澎湃，见到安静的水，会有刹那的惊诧，形成高山草甸上的海子，千年万年，内敛静默，和谐相处。

四姑娘山下的海子，仿佛是一双双清澈的眼，望向蓝天，又将蓝天折进自己的心怀。海子的雪峰倒影，就像水底生长的一座座高山。雪山是孤傲的，同时也是寂寞的，她将影像留在海子中，映照出另一个自己，化作岁月长情的陪伴。

呈现雪山容颜的海子，是一面明镜。无论自然还是人生，谁都缺不了一面“镜子”。《旧唐书·魏征传》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世缥缈，碧水可为镜，青柯可为镜，同样，历史和他人也可为镜。人在镜中映照出自己的容貌，更照出了魂灵的悲喜。山风揉皱海子水面，雪山的倒影轻摇慢晃，在粼粼波光中，有了

动感。雪山在海子的水里，也就映照了自己的来处。

四

四姑娘山的冰川在运动过程中，对山脚两侧的岩石不断进行刨蚀和侧蚀，在强力的作用下，成为宽阔光滑的山谷，形成独特的地貌结构。待到山谷的冰川逐渐消退，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沿着山脉之间的南北向河谷长驱直入，与东面而来的太平洋季风在此相遇，形成丰沛的降水，被冰川改造过的“U”字型山谷，变得温暖而湿润，生命开始繁衍，花草树木、飞鸟走兽遍布雪域山谷。

沿着沟内的木质栈道行走，参天的古树挂着长长短短的松萝，垂悬丝丝，风中轻荡。《毛诗传》云：“葛与女萝，施于松上。葛是寄生，以桑上者为真，不用松上者，互有异同。”故而松萝又名女萝、松上寄生。作为一种气生植物，松萝无根，吸收一点雨露或空气中的潮气就能存活。四姑娘山的沟谷潮湿，空气洁净，为松萝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高大的云杉和冷杉，多有游丝随风拂荡。

林木挺立，并不介意松萝或苔藓视自己为寄生依傍。树干覆着的一层绿色苔衣，裹得严严实实，苔藓碧绿欲滴，而树的枝叶依旧郁郁葱葱。树冠张开一柄柄大伞，护佑着脚下的蕨与菇，还有濒危的珍稀植物独叶草。起源于6700万年前的独叶草，反映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以前的古老植物区系分布状况。在四姑娘山发现独叶草的种群分布，对于植物学专家而言是莫大惊喜，对于苍莽自然，也许是“稀松平常”，因为在这里，拥有太多的生命奇迹。

那棵“阿妈树”，即使在力竭干枯之际，还用残存的一点力量，用力托举起199个新生命。深根连枯杆，枯杆孕幼枝，孱弱的新生命，终究借着“阿妈树”的无私奉献而活下来，在残损的身体上扎根生长。母性是世间极为纯真又崇高的情感，它毫无保留地付出，不计代价地牺牲，甘愿奉出自己的骨髓精髓。

除了“阿妈树”，沟里也有“姐姐树”，许是狂风，抑或雷暴，折弯了粗壮的主干，她用手臂撑着土地，护佑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当别的枝干伸向蓝天，她只能朝向泥土延展生长，在蓬勃的枝叶里，却是这族生命的明亮和希望。

生命的勇毅与顽强，在四姑娘山的疆域之中，唯有适者才可生存，勇者自当茁壮，万物生灵早就无师自通地懂得了这样的道理。

看似无情却有情，四姑娘山的花岗岩山体，瘦骨嶙峋，寸草不生，鸟难飞过。但她的坚冰积雪，在冰冻时期结束，悄然融化，化为涓涓细流，滋养了山下生灵。一条条飞瀑，如同银色素帘挂于山壁，咆哮奔腾，在山下汇成溪流，聚成小河或海子，让草青树绿，野花斑斓。

生长在这里的牛羊，在草甸埋头吃草，温厚的嘴唇，虔诚而悠闲地刨向大地，人群经过，却不惊异。四姑娘山给予牛羊丰美的牧草，也给予它们平顺安稳的牛度。人与自然，自然与动物，在生存在图景里，即便“飞翔的苍鹰，溪边的一株小树，路旁的一棵小草，都能笑傲风雪处变不惊。

四姑娘山护佑脚下的土地，与奇峰异树、飞瀑溪流互相交融。这里的淡然不是鲁钝，丰厚不是迟滞，山间峡谷的生灵，又以博爱的胸襟，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来到这里的人们，也才会真正明白，这片土地的人以及虫草木，不拘于形，不囿于心，任由日月星辰变迁，都有心灵深处的那份淡然平和。

锦里诗苑

不一样的雨水

适合草木的雨
我喂养它安静的诗歌，优美的摄影

雨水在文字旁边
像花朵开在绿叶身边
像羊群走在牧羊人和青草身边

再活泼一点，适合河流
街道的雨
我赠给它动听的音乐，徘徊的情人

但那些不安分的雨
时常放纵山洪，滑坡，决堤
制造恐慌的城市内涝

对此，我必须收回
旅途中的孩子老人
以及正在赶回家的汽车，地铁

余生有诗情

拐过那弯道，一条河流迎面
撞响那轮落日
傍晚的光影洒落，山顶寺庙
俯瞰的钟声
刹那间没于尘嚣

跌跌撞撞行走的岸，面对
生活这条澎湃的大河
严阵以待筑牢石头
一路走来，白发安静了月光
一首浪漫的诗
收藏了心中的风高浪急

我们相逢于这一天
生活把风雨交给记忆
一朵花在琴弦上吟诵余生的春天
一声叩问
在回音壁，升起一道袅袅的彩虹

硬币

五月阳光奢侈，大手大脚
在高大的树冠挥霍。一株相遇的小草
从缝隙中捡起
身边那枚阳光的硬币

亲爱的小草，像一个失意孩子
他小小的叶片

每一粒盐穿透水(组诗)

北鱼(重庆)

在渴求什么
一枚阳光的硬币，像灰蒙蒙的心上
那一闪而过的亮光

我俯下身，却不敢触碰那一枚
阳光的影子
不一会，阳光消失在草叶上
我突然想到
童年花样的那枚硬币

我所做的是枕头的本分

从那里回家的人，不一定懂我
夜色太沉
月光浮满浑身的酒气

等待惘惘不安的他酣然入睡
等待他在一杯热茶中放松一遍身体
把自己放进那个好梦
我只是尽力做到一个枕头的本分
把清醒的他交给明天

早晨，我带着彻夜未眠的褶皱
看他洗漱，唱歌
我不喜欢自己
褶皱的样子
弄坏他精神抖擞，出门的心情

我以身体逼退一滴穿透水的盐

不安的离别一次次累计
就像囤积的雨
压低屋檐，就像码头被一个
伤心的词反复击溃

我节省每一次相聚，依然欠下许多阵痛
风吹一次影子，你就佝偻一点
老房子的炊烟
仿佛一笔无法逃避的催收单

白发和褶皱
已经证实
一支弓箭拉紧的方向

在那儿，我淌着时间之河
想逼退身体的沙和穿透每一滴水的盐

途中记

从西安返渝，把走过的路
倒着走一遍
巧合还是乘坐那一匹
叫D1696的快马

回到重庆，一晃而过记住的几个名字
佛坪，汉中，广元
如几只斜刺，扑棱棱掠过平原的白鹤

而莽莽秦岭，和那条秀美
清澈的嘉陵江
如一场不期而遇
在内心，写下了终生难忘的日记

横亘于心的秦岭，多像一件宽披的大冕
而嘉陵江是行走天下
那把沉默不语的长剑

怎么可能没有蝴蝶

暴雨肆虐，身处平安之地的郑州
陷入洪水围困
回家的路拼命打着满身风雨
汽车，地铁终没有跑赢
大雨的速度
大街上你一把我一把
众多赤手空拳的勇士
撕开洪水的缺口
让呼吸
打通生命的通道
可是啊，这些穿过春天零落的生命
他们被洪水
带走的刹那
不敢相信
天空怎么可能没有蝴蝶

秘密花园

暴雨肆虐，身处平安之地的郑州
陷入洪水围困
回家的路拼命打着满身风雨
汽车，地铁终没有跑赢
大雨的速度
大街上你一把我一把
众多赤手空拳的勇士
撕开洪水的缺口
让呼吸
打通生命的通道
可是啊，这些穿过春天零落的生命
他们被洪水
带走的刹那
不敢相信
天空怎么可能没有蝴蝶

秘密花园

爱一件事物，会远远凝视

挂冰川，西坡和北坡是数百米高的陡岩。她的岩脉上有过一流攀登者的印记，更有失利者的泪水。人类纵然征服了高耸奇峭的雪峰，却不能俘获幺妹峰那颗宠辱不惊的心，以奇峻尖锐的姿态，书写自己不能逾越的历史。

如果说山是四姑娘山的灵魂，水就是四姑娘山的血脉。水是生命之源，润泽万物萌生。

四姑娘山的流水和生命，都和几百万年前的那次冰川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雪山崩塌而来的冰雪聚集在粒雪盆，日积月累形成冰川冰，冰川冰沿沟谷

离开会成为一针
缓慢发作的催化剂
在你我之间，一条沉默的轨道
结着那颗看似
即将迸裂的膨大的月亮
你是否在这样的夜晚
想起我已不重要
有一件爱着的事物
像一个人
我悄悄地
无条件地开放
秘密修筑的花园

此刻，鸟巢空空

回家路上一个巨大的鸟巢
吸引了我
这棵高大的树，从一场茂密的春夏

退出来，枝叶稀疏
满地的落叶
像一部散场的电影

此刻，鸟巢空空
居住的鸟儿和它们的孩子
已不知去向
此刻一轮秋阳静静地挂在发愣的枝上

我仰望的瞬间，一群鸟
从扑喇喇出视线
翅膀扇动日渐深入的秋风

面对大海的人

心中装着一个遥远的大海
至今像鏖一面
向大海致敬，大海的安静疯狂
宽厚残忍
多重性格占据我们的情怀

摘取一朵浪花，说足矣
揣走一场风暴
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而一块遍体鳞伤的礁石
多像大海
那面照亮我们的镜子

大海永远在改变我们的年少无知
一望无边的大海
要么我们是它的形容词
要么它是我们
一生吟诵崇拜的诗篇

我爱那些负重的铁轨(外二首)

李举先(重庆)

星星把雨让进左厢房
火车背负夕阳的反光

七夕的一个转身
多少个日夜才能抵达，或撤离

我站在弧形站台上
像没喝完的半杯红酒

火车的呜咽
惊走了口渴的虹

铁轨像拉直的眼泪
载不走我的痛

雨

把故事藏在心里
骑着山的脊背而来
一次次撞击我的门窗
把伤心逼过来
我是一个容易伤感的人
浅浅的一杯酒你就会醉
不得不拒绝你伸过来的手

小蚂蚁

它总是忍着饥饿
扛着比头还大的美食
就像一个小光棍
扛着一个少女的清白
而在它的身后
我们可以看一部微电影
它的脚越走越细
足以填补我人生的留白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57 期